

梁实秋

重品

王国华著



一个人应该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中，男人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冰心

中国物资出版社

重品

梁实秋

王国华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品梁实秋 / 王国华著 .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2.1

ISBN 978 - 7 - 5047 - 4036 - 6

I. ①重… II. ①王… III. ①梁实秋 (1902 ~ 1987)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7731 号

策划编辑 李慧智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李慧智

责任校对 孙会香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物资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lp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4036 - 6/K · 0067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梁实秋的交游

但恨不见替人——梁实秋和胡适	3
尊崇与提携	3
倾慕人格	5
“自由主义”同道	7
追怀	11
当年曾是同路人——梁实秋和闻一多	12
志趣相投的诗友	12
珂泉的“同居密友”	14
组织大江会	18
青岛的浪漫时光	19
天各一方	22
郑振铎感激梁实秋的批评	23
直言挑错	23
引为益友	25
朋友的是非——梁实秋和周作人	26
关于诗歌的争论	26

淡淡的情谊	27
分明的是非	29
梁实秋和冰心互写祭文	31
青春初识	31
“实秋最像一朵花”	32
互祭	34
梁实秋和老舍说相声	35
同赴后方	35
记忆中的老舍	37
珠联璧合的京味儿相声	38
献歌	39
擦肩而过——梁实秋与沈从文	40
回忆中的沈从文旧事	40
不多的交往	42
在徐志摩和郁达夫之间	43
折服绅士徐志摩	43
与放纵与颓废划清界限	48
梁实秋的态度与风格	51
江青向梁实秋借钱	53
江青青岛往事	53
借钱不还	55
梁实秋的“红颜知己”	57
龚业雅	57
方令孺	59
俞珊	61

第二章 梁实秋的痛与爱	
毕生只信白璧德	65
白璧德的主张	65
梁实秋的文艺观	67
作为“新月派”成员的梁实秋	68
新月的成立	68
梁实秋的“成人礼”	71
为人权而战	74
新月的成绩和解散	75
抗战无关论：身披“民族大义”外衣的群殴	77
缘起	77
激烈论战	80
最后的事实	83
余波	84
翻案	85
只谈政治不做官	86
喜谈政治	86
梁实秋的官场友人	87
知识分子的清高	91
“梁实秋被捕”前后	92
以讹传讹	94
梁实秋和狗	95
看家狗之可厌	95
有其人必有其狗	96
对野狗的同情	98

梁实秋和猫	100
猫的亲子之爱	100
“白猫王子”的幸福生活	102
梁实秋遭劫	106
劫匪入室	106
惊弓之鸟	107
梁实秋的家教	108
与孩子做朋友	108
含蓄的性教育	109
慈父的暴力	110
梁实秋的穿	111
舒适原则	111
晚年的趣味	112
人生自古谁无病	113
多病人生	114
病中感悟	116
享受病症	116
梁实秋的末世情结	118
托女立传	118
感伤零落	119
来日苦短	120
梁实秋之死和死后的官司	123
给我更多的氧气	123
死后的官司	125

第三章 梁实秋作品一瞥	
“清光”副刊那些事	133
投稿事宜	133
梁实秋的相声小段	135
梁实秋关注英兵“睡觉”事件	136
与张竞生骂战	139
那个时代的风俗	141
为谁让座	141
舶来品	143
乐户捐	144
梁实秋与《莎士比亚全集》	145
胡适的推动	146
为了父亲和妻子	147
忠于人性，忠于原著	149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151
梁实秋的“雅舍”	151
雅舍之“雅”	152
逼出来的《雅舍小品》	154
最是那一抹咽不尽的乡愁	156
生动的文本	156
《雅舍谈吃》的三个特点	157
无尽的思乡情	161
梁实秋和信	162
盼信的滋味	163
讲求书信的个人情趣	163

一天一封情书	165
藏信有癖“三不收”	166
梁实秋谈穷	167
穷与酸	167
乞丐无伤大雅	170
“穷是进步的大害”	172
 第四章 梁实秋的两次婚姻	
倾城之恋	177
悲苦的童年	177
媒妁之言，自由恋爱	179
跟随丈夫走天涯	183
少年夫妻老来伴	188
程季淑之死	191
黄昏恋，很灿烂	193
一见钟情	193
甜蜜的恋情	195
遭遇“围追堵截”	200
他们结婚了	203
真爱永流传	208

Di Yi Zhang

Liang Shiqiu De Jiaoyou

第一章 梁实秋的交友

但恨不见替人

——梁实秋和胡适

尊崇与提携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1891年出生的胡适，比梁实秋整整大了11岁。但梁实秋认为自己和胡适的差距不仅仅是11岁。胡适早年写有一部《留学日记》，后来改名为《藏晖室日记》，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读书札记，以及一些评论。梁实秋读完以后，经过比较，认为自己在胡适那个年龄，还不知道读书的重要，而思想也尚未成熟。所以，梁实秋认为，“如果我当年也写过一部留学日记，其内容的贫乏与幼稚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以学识的丰俭，见解的深浅而论，胡先生不只是长我十一岁，可以说长我二十一岁，三十一年，以至四十一岁”。

民国年间，文坛、政界的头面人物们都以说一句“我的朋友



胡适之”为荣时，梁实秋从没这样自诩过，虽然两人不乏往来，可他一直对胡适执弟子礼，毕生尊崇。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应该是 1927 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月刊”期间。胡适是“新月”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里面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新月”做鸟兽散后，在梁实秋和胡适之间发生的两件事情，对梁实秋的命运改变很大，甚至成就了他的一生。

1934 年，因为学潮的关系，梁实秋在青岛大学已经十分被动，他迫切需要换一个环境。也就是在这时，身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向他伸出了援手。经过胡适斡旋，梁实秋于同年 9 月被聘为北大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北大除了教授名义之外，还有所谓名誉教授与研究教授的名义，名誉教授是对某些资深教授的礼遇，而所谓“研究教授”，则是胡适的创意，他想借此资助吸收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北大，作为生力军和新鲜血液。“研究教授”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 $1/4$ ，授课时数却更为减少。这说明胡适对梁实秋的期望值很高。胡适的做法使他自己遭到了一些人的敌视。梁实秋回忆，有一年共阅入学试卷的时候，一位年龄与梁实秋相若的先生故意当众高声说：“我这个教授是既不名誉亦不研究！”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另外一件事是，在胡适的建议和推定下，梁实秋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以此为终生事业，历经近 40 年的苦熬，终于完成了这一成就梁实秋其人的鸿篇巨制。可以想象，没有《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仅凭那些雅舍小品如何能领到“大师”的头衔？

倾慕人格

胡适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而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老家也在绩溪，因为这层关系，胡适在饭桌上经常如此介绍梁实秋：“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此外，他还喜欢对梁实秋念叨自己家乡的情形。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一度不在宁帮之下。有一天，胡适请罗隆基、潘光旦和梁实秋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他们刚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适，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梁实秋等人一点也听不懂。等他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他们落座之后，胡适问他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他们当然不懂，胡适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少。有两个菜给梁实秋的印象特别深，一个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胡适对梁实秋的关照和提携并非特例。受过胡适帮助的年轻人简直数不胜数。“他住在米粮库的那段期间，每逢星期日‘家庭开放’，来者不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后生。这表示他不仅好客，而且于旧雨今雨之外还隐隐然要接纳一般后起之秀。有人喜欢写长篇大论的信给他，向他请益，果有一长可取，他必认真作答，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藏有他的书札。他借

频繁的通信认识了一些年轻人”。

在台湾期间，胡适特意拿出一笔款子，前后贷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1955年，台湾师范大学有一位理工方面的助教，学业成绩异常优秀，得到了美国某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就是欠缺签证保证，无法成行。理学院院长陈可忠先生、校长刘白如先生对梁实秋谈起，梁实秋就建议由他们三个人联名求助于胡适。后来胡适果然出资帮那位青年完成了学业。

旅美华人作家聂华苓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恩师梁实秋的一件事。

1964年，我由台湾来美国之前，去看梁先生和梁师母。

“你没有路费吧？”梁先生在谈话中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

“您怎么知道？”“我知道。你需要多少？”

我到美国的路费，就是梁先生借给我的。我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文蔷。

胡适帮助别人，与人为善，提携青年，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梁实秋对年轻人的关爱，是否受到了当年胡适对自己的关爱的影响？

如果仅仅是这些关爱，似乎还不足以让心高气傲的梁实秋为



之倾倒。梁实秋本身信奉理性、节制的白璧德，追求完美，而胡适中正平和，不发妄语狂语，不走极端。为人处世，恰恰符合这一标准。抗战军兴，国家民族到了最危险关头，胡适奉派为驻美大使。数年任内，胡适仆仆风尘，作了几百次讲演，心力交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适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梁实秋认为，此种事鲜为外人所知，即使有人传述，亦很少有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太可怪了。徐志摩曾经说过“胡圣潘仙”一语，潘光旦因为只有一条腿，可跻身八仙之列，乃是戏谑之语，而称胡适为“圣人”，梁实秋则深为认同。他说：“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乐道，真是口角春风。”

“自由主义”同道

梁实秋记得有些人士想推胡适领导一个政治运动，胡适谦逊不遑地说：“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梁实秋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生长于妇人之手，是否暗示养成“妇人之仁”的态度？是否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但无论如何，哪怕是妇人之仁，总比所谓的“革命”更让人放心。

梁实秋和胡适都是害怕“革命”和“运动”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斩钉截铁的态度。左派文人屡次批判他们对当时的

国民政府是“小骂大帮忙”，其实并没有批错。当初，新月派文人在杂志上严厉地批评时局，讨论时政，骨子里肯定没有想到要推翻谁。是的，对于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的合法的政府，无论它有着什么样的缺陷，若是自认为还有能力推动它做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为什么不去推动呢？难道只有发动所有人起来推翻现政府才算真正地为民众着想？想想吧，所谓的革命，最后得利的会是大众吗？无论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鲜明，最后得利的一定是少数人。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也。而少数几个人，踩着被发动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人走向金字塔顶端。安定、自由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福祉，暴力运动绝对不是。

不仅社会生活如此，文化亦是如此。梁实秋晚年这样评价当年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艺运动是以白话文运动开端的。我们的文言与口语，相差过远，这当然是亟需改革的一件事。胡适之先生及其他各位之倡导白话文，因为合时宜，所以迅速得到成功。至今无数人都在受益。胡先生是主张渐进改良的，他并不侈言“革命”，他在民国六年一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中并无“革命”字样。首先倡言“革命”者，是陈独秀先生，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文学革命论》。胡先生紧跟着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加上“建设的”三字于“革命”之上，是有深刻意义的。“革命”二字原是我们古代的一个政治术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后来引申其义，应用到其他激烈改革的事情上去，如不谨慎使用，可能流于夸大。